

斯大林
馬克思主義與
語言學問題



斯 大 林

馬 克 思 主 義 與 語 言 學 問 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目 錄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一
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	三四
給同志們的回答·····	四三
簡要註釋·····	五六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報上發表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意見，特別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我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的要求。至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也如同在其他社會科學中一樣，這對於我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我就同意了回答這些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

問：有人說語言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是否正確呢？

答：不對，不正確。

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每一個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

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

在這方面，語言與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且拿俄國社會和俄羅斯語言來看吧。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設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同時，也就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建設了適合於社會主義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這就是說，舊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經被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了。但是不管怎樣，俄羅斯語言在基本上還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樣。

在這個時期中，俄羅斯語言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呢？俄羅斯語言的詞彙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這就是說，由於發生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出現了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社會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詞和語；有許多詞和語的意思改變了，獲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陳舊了的詞在詞彙中看不見了。至於說到組成語言基礎的俄羅斯語言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那末在資本主義基礎消滅後，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地，它們是完

全保存下來了，沒有什麼嚴重的變化，這就是說，保存下來成了現代俄羅斯語言的基礎。

其次，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基礎之所以創立上層建築，也就是爲了要使上層建築替它服務，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爲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只要上層建築拒絕履行它替基礎服務的作用，只要上層建築從積極保衛自己基礎的立場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走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並終止其爲上層建築。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

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爲人們交際工具的服務作用，不是替一個階級服務而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替社會所有各個階級服務。這也就是爲什麼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可以替舊基礎服務，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務；可以替剝削者服務，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務。

誰都知道，俄羅斯語言替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文化服務，與它在現時替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服務，是服務得同樣好的。

關於烏克蘭語言、白俄羅斯語言、烏茲別克語言、卡查赫語言、格魯吉亞語言、阿爾明尼亞語言、愛沙尼亞語言、拉脫維亞語言、立陶宛語言、莫爾達維亞語言、韃靼語、阿捷爾拜疆語言、巴什基爾語言、土爾克明語言以及其他蘇聯民族的語言，都可以同樣說，它們既替這些民族的舊的資產階級制度服務得很好，也替這些民族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得很好。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存在與語言的創造也就是爲了作爲人們交際的工具而替全社會服務，就是爲了使語言成爲對社會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東西，對社會是統一的東西。它要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而不管這些組成員的階級地位怎樣。只要語言離開這個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另一些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時，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它就會終止其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它就會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同行語(3)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有原則上的不同，但與生產工具却是沒有區別的。例如機器，也像語言一樣，對於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既可以替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也可以同樣替社會主義制度服務。

再次，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因此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隨着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

至於語言，相反地，它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這就是爲什麼不僅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

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會使得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一種語言的結構和產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的新的語言。

從普希金（П. Я. Вяземский）逝世以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這個時期中，在俄國曾消滅了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並產生了第三個制度——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說，已經消滅了兩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並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及其新的上層建築，然而，如果拿俄羅斯語言來看，那末它在這個長時期中，並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並且現代俄羅斯語言按照它的結構來說，是與普希金的語言很少差別的。

在這個時期中，俄羅斯語言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在這個時期中，俄羅斯語言大大地增加了詞彙，有很大一批陳舊了的詞從詞彙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思改變了，語言的文法構造改進了。至於普希金的語言結構和它的文法構造及基本詞彙，幾乎完全保存下來了，成為現代俄羅斯語言的基礎。

這是很明白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都把現存的語言結構及其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像對待上層建築一樣消滅掉，並創造新的來代替，的確又有什麼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

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稱，又有什麼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變化與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文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種文法去進行，又有什麼必要呢？這樣的語言改革對於革命有什麼益處呢？在歷史上，沒有特別必要的時候，決不會作什麼重大改革的。請問，如果證明現存的語言及其結構在基本上完全適用於滿足新制度的需要，那末這樣的語言改革有什麼必要呢？消滅舊的上層建築並用新的上層建築來代替它，可能並且需要在幾年中完成，以便使社會生產力有發展的自由，但是要在幾年中消滅現存的語言，創立新的語言來代替它，不是會在社會生活中造成無政府狀態並使社會受到崩潰的威脅嗎？除了像堂·吉訶德^(註)之類的人以外，誰願意提出這樣的任務呢？

最後，上層建築和語言還有一個根本區別。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為沒有直接聯系。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生產改變在基礎的各種改變上的折光來反映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至於語言，相反地，是與人的生產行為直接聯系，並不僅與生產行為，而且與人在

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爲（從生產到基礎、從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有直接聯系，因此語言反映生產中的改變是直接的、是立刻發生的，而不要等基礎的改變，所以語言活動的範圍是包括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爲，它比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要廣泛得多、複雜得多，並且它的活動範圍差不多是無限的。

這就首先說明，語言，主要是它的詞彙，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彙。語言也就直接反映這種需要，用新的詞充實自己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

總括說來：

（甲）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語言認爲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

（乙）把語言與上層建築混爲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問：有人說，語言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階級性的；對於社會共同的統一的語言、非階級的語言、全民的語言，是不存在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答：不對，不正確。

很顯然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根本談不到所謂階級性的語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是沒有階級的，因此當然不能有所謂階級的語言，那時語言對人們的整個集團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對說，任何人類的集團包括原始公社集團在內，都應當瞭解爲階級，這種說法算不得什麼反對，而只是玩弄字句，不值一駁的。

至於語言的繼續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

這裏我不是指奴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的帝國說的，例如，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和查理大帝等^②所建立的帝國，這些帝國不會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沒有對於整個帝國統一的語言、對於帝國所有組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因此，我不是指這些帝國和類似這樣的帝國說的，而是指成爲這些帝國組成員的部落和部族說的，這些部落和部族是各有各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些部落和部族的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

的，而是對於每個部落和部族是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往後，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分割的消滅、民族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就變成爲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成爲民族的語言。歷史告訴我們：民族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是對於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對整個民族統一的語言。

上面已經說過：語言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個別的社會集團、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爲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彙、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客廳「語言」⁽⁹⁾。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當作語言，如「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以及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或「農民語言」。很奇怪的，我們有些同志竟以此爲根據，作出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

真實存在的只有階級語言的結論。

我想這樣的結論是極端錯誤的。可否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認作語言呢？絕對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是因為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沒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而要從民族語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是因為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層分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完全不適用於作爲整個社會中人們交際的工具。在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中有些什麼呢？它們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拋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野」用語和辭句的特別風雅客氣用語和辭句以及一些外國詞。但是一切基本的，即絕大多數的詞和文法構造是從全民的民族語言中拿來的。因此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爲獨立的語言，並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如果以爲習慣語和同行語能够發展爲獨立的語言，能够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有人從馬克思所著的聖麥克斯（一）文中引證馬克思的話，說有產者有「自己的語言」，這個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在這種語言中浸透了拜金主義和生意經的精神。有些同志想利用這個引證來證明好像馬克思是主張語言的「階級性」的，好像馬克思否

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存在。如果這些同志能客觀論事的話，他們就應當從同一篇文章中引證馬克思的另一句話，馬克思論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集中爲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

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爲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從於自己。

那末，馬克思所說有產者的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馬克思是不是認爲這種語言也是如同有自己特殊結構的民族語言一樣呢？馬克思會不會把它看成這樣的語言呢？當然不會。馬克思只是想說：有產者拿自己的生意經的慣用語弄髒了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就是說有產者有他的生意經的同行語。

可見，這些同志是曲解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們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曲解，是由於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去引證馬克思，而是以只看字面不求理解的書獃子的態度去引證馬克思。

有人從恩格斯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一書中引證下列的話：「……英國工人階級逐漸變成了與英國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講的是另一

種習慣語，有另一種思想、觀念、風俗和道德原則，有另一種宗教和政治。」有些同志根據這一句話就做出結論說，恩格斯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說，他主張語言的「階級性」。其實恩格斯在這裏不是說語言而是說習慣語，他完全懂得，習慣語是民族語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語言的。可是這些同志大概不很同意在語言與習慣語之間有什麼區別吧……。

顯然，這段話是引用得不確當的，因為恩格斯在這裏不是說「階級性的語言」，而主要是說階級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等。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是絕對對立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與民族語言或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在社會中有階級對立的存在，就能成為辯護語言的「階級性」的論據嗎？或者成為反對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嗎？馬克思主義說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標誌之一，同時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內部存在有階級矛盾。這些同志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提綱呢？

有人引證拉法格(二)的話，說拉法格在他著的語言和革命的小冊子中，承認語言的「階級性」，似乎他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這是不對的。拉法格的確說過「貴族語

言」及社會各個階層「同行語」的話，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拉法格不是討論語言和同行語的區別問題，他把習慣語有時叫做「人爲語」，有時叫做「同行語」。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肯定地說：「貴族所擅長的人爲語……是從全民語言中分出來的，全民語言是有產者和手藝人、城裏人和鄉下人都說的話。」

可見拉法格是承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貴族語言」及其他習慣語和同行語是附屬於和服從於全民語言的。

可見，引證拉法格的話，沒有達到目的。

有人說，有一個時期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說的是法國話（三），而那時英國人民却說英國話，好像這個事實可以成爲辯護語言的「階級性」和反對全民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但是，這不是什麼論據，而是一種笑話。第一，那時說法國話的，並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國王宮廷和貴族府邸中不大的一部分英國封建主上層分子。第二，他們並不是說什麼「階級語言」而是說普通的全民的法國話。第三，大家知道這種愛講法國話的癖好後來完全消失了，而讓位給全民的英國話。這些同志是否認爲那時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同英國人民說話的時候，是經過翻譯的呢？是否認爲他們完全不說英國